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总策划 张余胜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许序雅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D829.36

20731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阅 览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唐朝与中亚诸胡关系史研究”，编号10YJA770061)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总策划 张余胜
兰州大学出版社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许序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许序雅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0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余太山主编)

ISBN 978-7-311-03979-0

I. ①唐… II. ①许…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
研究—中亚—唐代 IV. ①D82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2922 号

总 策 划 张余胜

书 名	唐朝与中亚九姓胡关系史研究
丛书主编	余太山
作 者	许序雅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85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979-0
定 价	6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学术委员会

主 任

陈高华

委员（按拼音顺序）

定宜庄	韩 昇	华 涛	蓝 琪
李锦绣	李勤璞	厉 声	林梅村
林悟殊	刘欣如	刘迎胜	卢向前
罗 丰	马小鹤	梅维恒	牛汝极
潘志平	荣新江	芮传明	沈卫荣
汪受宽	王邦维	王冀青	王 颀
王希隆	王 欣	魏存成	徐文堪
杨 军	于志勇	郑炳林	

《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余胜

副主任

管钰年 李玉政 汪晓军 袁爱华

赵 莉 文斌虎 马永强

委 员(按拼音顺序)

崔 明 郝春喜 柯肃成 雷鸿昌

雷永林 李连斌 李兴民 梁 辉

刘 伟 卢旺存 罗和平 饶 慧

施援平 孙 伟 王世英 王永强

夏 玲 邢 玮 张东林

出版说明

随着 20 世纪以来联系地、整体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系统科学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文社会学科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熔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中、东欧历史文化研究于一炉的内陆欧亚学于是应运而生。时至今日，内陆欧亚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人类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当下，日益高涨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呼声，既要求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也强调区域内的协调发展。我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之一，加之 20 世纪末欧亚大陆桥再度开通，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是责无旁贷；而为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亦使得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和迫切。因此，将针对古代活动于内陆欧亚这一广泛区域的诸民族的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呈现给广大的读者，不仅是实现当今该地区各国共赢的历史基础，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共同进步与发展的需求。

甘肃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

成部分,历史上曾经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的锋面,是多民族历史文化交融的历史舞台,世界几大文明(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在此交汇、碰撞,域内多民族文化在此融合。同时,甘肃也是现代欧亚大陆桥的必经之地与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内陆欧亚商贸流通、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基于上述考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将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确定为2009—2012年重点出版项目,依此展开甘版图书的品牌建设,确实是既有眼光,亦有气魄的。

丛书主编余太山先生出于对自己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学科的热爱与执著,联络、组织这个领域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了各位读者,其兢兢业业、如临如履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谨在此表示我们的谢意。

出版《欧亚历史文化文库》这样一套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本着重点图书重点做的原则,严格于每一个环节和过程,力争不负作者、对得起读者。

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学术出版在这个领域里与学界的发展相偕相伴,这是我们的理想,是我们的不懈追求。当然,我们最根本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交一份出色的答卷。

我们期待着读者的回声。

总序

本文库所称“欧亚”(Eurasia)是指内陆欧亚,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其范围大致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具体而言除中欧和东欧外,主要包括我国东三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和西北印度。其核心地带即所谓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上活动于欧亚草原及其周邻地区(我国甘肃、宁夏、青海、西藏,以及小亚、伊朗、阿拉伯、印度、日本、朝鲜乃至西欧、北非等地)的诸民族本身,及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和交涉。由于内陆欧亚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其历史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是世界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东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疑难问题,都必须通过加强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将内陆欧亚历史文化视做一个整

体加以研究,才能获得确解。

中国作为内陆欧亚的大国,其历史进程从一开始就和内陆欧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只要注意到历代王朝的创建者中有一半以上有内陆欧亚渊源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可以说,今后中国史研究要有大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内陆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古代内陆欧亚对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古代中国与位于它东北、西北和北方,乃至西北次大陆的国家 and 地区的关系,无疑是古代中外关系史最主要的篇章,而只有通过研究内陆欧亚史,才能真正把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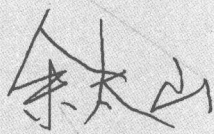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由此可见,我国深入开展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责无旁贷。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适应打造学术精品的战略要求,在深思熟虑和广泛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本文库所收大别为三类:一,研究专著;二,译著;三,知识性丛书。其中,研究专著旨在收辑有关诸课题的各种研究成果;译著旨在介绍国外学术界高质量的研究专著;知识性丛书收辑有关的通俗读物。不言而喻,这三类著作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的内陆欧亚学,任重道远。衷心希望全国各族学者共同努力,一起推进内陆欧亚研究的发展。愿本文库有蓬勃的生命力,拥有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

最后,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支持这一文库编辑出版,确实需要眼光和魄力,特此致敬、致谢。



2010年6月30日

目录

- 1 粟特、粟特人及九姓胡 / 1
 - 1.1 “粟特”和“粟特人”溯源 / 1
 - 1.2 关于粟特、康居、康国 / 5
 - 1.3 关于“粟特人”和“昭武九姓” / 9
- 2 中亚九姓胡的宗教信仰 / 23
 - 2.1 康国的宗教信仰 / 23
 - 2.2 何国的宗教信仰 / 28
 - 2.3 史国的宗教信仰 / 31
 - 2.4 西曹的宗教信仰 / 32
- 3 中亚诸城考 / 35
 - 3.1 关于千泉 / 35
 - 3.2 关于白水城和恭御城 / 39
- 4 唐朝与中亚、西亚的交通 / 45
 - 4.1 中亚通往中国之路 / 45
 - 4.2 唐朝至中亚交通的变化 / 52
 - 4.3 中亚通往西亚之交通 / 56

- 5 中亚九姓诸国与唐朝的交往 / 62
 - 5.1 中亚九姓诸胡入唐朝贡 / 62
 - 5.2 中亚九姓诸胡入唐朝贡分析 / 64
 - 5.3 唐朝对中亚羁縻统治的建立 / 76
- 6 唐、九姓胡与大食的关系 / 87
 - 6.1 唐朝与西突厥及大食的争夺 / 87
 - 6.2 唐朝与突骑施及大食的关系 / 93
 - 6.3 唐朝在中亚建立的防御体系 / 97
 - 6.4 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式微 / 103
- 7 九姓胡的入华和活动 / 111
 - 7.1 九姓胡入华 / 111
 - 7.2 九姓胡入华的动因 / 119
 - 7.3 入华九姓胡的身份及其活动 / 121
 - 7.4 入华九姓胡的分布 / 133
- 8 入华九姓胡的管理和地位 / 145
 - 8.1 九姓胡入境的手续 / 145
 - 8.2 入华留居九姓胡之统治方式 / 150
 - 8.3 来华九姓胡的身份管理 / 158
 - 8.4 入华九姓胡的地位 / 168
- 9 入华九姓胡的汉化 / 191

9.1	从姓名、婚姻状况	
	反映出来的汉化 / 192	
9.2	丧葬风俗反映出来的汉化 / 200	
9.3	宗教信仰反映出来的汉化 / 202	
9.4	文儒科举反映出来的汉化 / 205	
9.5	入仕九姓胡人任职地域	
	反映出来的汉化 / 210	
9.6	入仕九姓胡人对中原	
	封建文化的认同 / 211	
9.7	聚族而居的九姓胡之汉化 / 214	
10	唐与九姓胡文化的互动 / 218	
10.1	中亚诸胡的贡品 / 219	
10.2	胡乐东渐 / 223	
10.3	唐朝器皿上的胡风 / 243	
10.4	唐风西渐 / 251	
附录	中亚诸胡国朝贡与唐朝册封、赏赐	
	年表 / 258	
	参考文献 / 283	
	后记 / 309	
	索引 / 311	

1 粟特、粟特人及九姓胡^{〔1〕}

汉唐时期,由于经商和战争等原因,粟特地区的居民沿丝绸之路大批移居中国,散布于塔里木盆地、蒙古高原和中国北方,建立起移民聚落,对中古中国的政治进程、宗教、音乐舞蹈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者们对汉文史籍中以昭武九姓为姓的“粟特人”的活动及其影响做过深入的探讨。^{〔2〕}但是,对于“粟特”、“康居”、“康国”的区别,以及“粟特人”的构成、“粟特人”与“昭武九姓”的关系,许多学者仍有误解,似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是我们探究唐朝与九姓胡或粟特人关系的起点。

1.1 “粟特”和“粟特人”溯源

粟特人,属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粟特”一词在祆教经典《阿维斯他(陀)经》中记为 Sughda,古波斯大流士一世下令所刻的《贝希斯敦(Behistum)碑铭》记作 Sugude(或 Suguda, Sugda);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记为 Saghdo(Sogdoi)。白鸟库吉辨别了康居与粟特(Sogdiana)的区别,认为粟特地当中亚布哈拉地区;在汉代,粟特人居锡尔河之南,属于伊兰(朗)人,以农业为主;康居人则生活在锡尔河以北的吉利吉思大草原,属于突厥人,以游牧为主;粟特人

〔1〕参见拙文:《粟特、粟特人及九姓胡考辨》,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8-15页。

〔2〕关于入华粟特人的研究史,参看程越:《国内粟特研究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9期,第13-19页;荣新江、廉湘民:《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六章《中外关系》一节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的东迁》,第453-458页。关于粟特地区的考古材料对研究汉文史料的价值,参看姜伯勤:《俄国粟特研究对汉学的意义》,提交“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北京大学,1998年5月6-8日。

和康居人实属两个不同的民族；^{〔1〕} Sogdiana 地方，相当于《后汉书》、《晋书》之“粟弋”，《魏略》之“属繇”，《魏书》之“粟特”；南北朝末期汉籍所记“贵霜匿”，乃 Soghd 之转译，代表粟特国家。^{〔2〕} 英国学者亨宁考辨说，希腊人一般把粟特称作 Sogdiana（索格底亚那），把粟特的居民称作 Sogdianoī；在粟特文献中，“粟特”记作 swγδ -，suγδ -，sγwδ -，sγuδ -。^{〔3〕} 俄国学者 W. 巴托尔德认为，Soghd（粟特）一词在古波斯文中写作 Suguda，在《阿维斯陀经》记作 Sughda，希腊人记作 Sogdioi、Sogdianoī（指“粟特人”）和 Sogdiane（指“粟特地”）。根据希腊史料，在古代 Soghd 一词用来称呼臣服于大流士一世的波斯的伊朗血统的人，这些伊朗血统的人居住在乌浒水（阿姆河）至药杀水（锡尔河）之间的土地上。^{〔4〕} 在公元前 6 世纪末波斯大流士一世所刻的“贝希斯敦铭文”中，就已提到索格底亚那。^{〔5〕} 在鄂尔浑突厥碑文中，把粟特人和他们的国家分别记载为 Soghd 和 Saghdaq（或 sordaq）。^{〔6〕} 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认为，在古突厥语中，“粟特”作 Soγd[ɪ]q。^{〔7〕}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已把“粟特”视作 Sogdiana（索格底亚那）之音译。^{〔8〕} 余太山先生认为，粟特（siok - dək）应为 Sughd 之对译。^{〔9〕} Sughd 又可转写为 Soghd。

在伊斯兰时期（公元 7 世纪以来），粟特地的范围要比古代狭窄得多。在 10 世纪中叶中亚历史学家纳尔沙喜（Narshakhī）的笔下，把布

〔1〕〔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第 3 - 16 页。

〔2〕〔日〕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第 85 - 89 页。

〔3〕〔英〕亨宁（W. B. Henning）：《焉耆和“吐火罗人”》，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BSOS），1938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548 页。

〔4〕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V, Leyden & London, 1934, p. 473. “Soghd”（W. Barthold）

〔5〕〔前苏联〕Б. Г. 加富罗夫：《中亚塔吉克史》，肖之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6 页，注释 22。

〔6〕〔俄〕W.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第 36 页。

〔7〕A. von Gabain, Altürkische Grammatik（《古突厥语语法》），Leipzig, 1950, p. 334. 引自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注 1，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第 71 - 82, 128 页。

〔8〕例如，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林》，1992 年第 3 期，第 7 - 13 页；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7 - 86 页。

〔9〕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 2003 年，第 127 页。

哈拉、撒马尔罕、粟特并列,^[1]粟特并不包括布哈拉(安国首府)和撒马尔罕(康国首府)。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伊斯塔赫里(Istakhri, 10世纪上半叶)《道里邦国志》的记述,粟特本土包括布哈拉以东地区,即从代布西亚(Dabūsiya,即《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之喝汗,又称东安国,此地距布哈拉22法尔萨赫(1法尔萨赫约合6.24公里),距撒马尔罕17法尔萨赫^[2])到撒马尔罕;他还说,粟特地区还包括布哈拉、渴石(Kishsh, Kash,《隋书·西域传》作史国,《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和那色夫(Nesef,《新唐书·西域传》作那色波,亦曰小史),布哈拉地方的人也讲粟特语。^[3]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雅古比(Ya'kūbī,卒于897年)《诸国志》则说,粟特的首府有时是渴石,但主要是在撒马尔罕;粟特地区还包括那色夫,但不包括布哈拉。^[4]麻赫默德·喀什噶里(Mahmūd Kāshgharī, 11世纪末)在《突厥语大词典》“粟特人”条把粟特看做是布哈拉与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5]由此看来,在8—10世纪时,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一般把“粟特”地区视做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的地区,也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的中心在撒马尔罕,“粟特”的地理范围时大时小。

根据美国学者费耶教授(F. N. Frye)的研究,在阿拉伯征服时代(8世纪前期),中亚地区大致分成3个语言和文化区域,其一是广义的粟特地区,包括撒马尔罕、布哈拉、赭时(石国)和拔汗那,该地区使用粟特语,其文化带有鲜明的东方商业贸易特点;其二是花刺子模地区,使用当地土著语言花刺子模语;其三是巴克特利亚地区,包括石汗那、现代塔吉克斯坦的大部和阿富汗北部,使用一种用希腊字母拼写的、改

[1] Narshakhī, *The History of Bukhara*, Cambridge, Mass., U. S., 1954. pp. 38—40.

[2]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宋颀译,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3] B. G. A., i, 314—316. Leyden, 1870. (《阿拉伯舆地丛书》第1卷,第314—316页,莱顿,1870年。)引自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V, Leyden & London, 1934, p. 473.

[4] B. G. A., vii, 293. Leyden, 1892. 引自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V, Leyden & London, 1934, p. 473.

[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第391页以下,引自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V, Leyden & London, 1934, p. 473.

良的库山—巴克特利亚语,其文化具备佛教文化特征,该地区直到 10 世纪末尚未完全伊斯兰化。^[1]费耶主要依据的是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没有使用《大唐西域记》等汉籍,因而把拔汗那也列入粟特之地。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玄奘所记宰利(粟特)范围要大得多:“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2]地名宰利,人亦谓焉。”^[3]玄奘把宰利与宰利人相对应,并把宰利北界推至锡尔河北的楚河上游流域,很可能是由于当时宰利人(粟特人)在楚河流域的移民地已相当繁荣。此外,玄奘西行时,他发现沛捍(拔汗那)“人性刚勇,语异诸国,形貌丑弊”。慧超也称,跋贺那国(拔汗那)“言音各别,不同余国”。^[4]这与宰利人(粟特人)的“形容伟大,志性恒怯,风俗浇讹,多行诡诈”^[5]有极大差异。

综合以上诸种材料,笔者认为,“粟特”地区主要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也即泽拉夫善河流域,粟特的中心在撒马尔罕;在不同时期,粟特的范围或有扩大,但拔汗那和楚河上游流域不应包括在粟特本土;^[6]在唐代,粟特地大体上包括昭武九姓中的康、安、东安、曹(西曹)、米、何、史诸国;石国主要由突厥人控制和统治,^[7]似不应纳入粟特之地。^[8]

公元 9 世纪,随着中亚本地王朝塔赫尔王朝(821—873)的建立,以粟特、吐火罗斯坦和呼罗珊毗邻地区某一种方言为基础发展起一种新的语言——达里语(Dari),它为河中地区的人民所广泛使用。达里语实际上是东伊朗语和中亚诸方言的发展。在萨曼王朝(874—999)统治时期,达里语正式成为官方语言,粟特语逐渐成为一种死文字。^[9]

[1] F. N. Fry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 4, London, 1975, pp. 146—148.

[2] 羯霜那国(Kashāna),即史国,位于撒马尔罕西南约 75 公里,今名 Shaar-sabiz,意为“绿城”。9 世纪后期阿拉伯地理学家雅古比认为,它是粟特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3]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 1,季羡林,张广达等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

[4]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张毅笺释,中华书局 1994 年,第 131 页。

[5]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 1。

[6] 关于拔汗那,参见拙作:《〈新唐书·宁远传〉疏证》,载《西域研究》,2001 年第 2 期,第 19—29 页。

[7] 参见拙作:《〈新唐书·石国传〉疏证》,载《西域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19—26 页。

[8] 白鸟库吉也认为,唐代石国不应归属昭武九姓。参其《康居粟特考》,第 68 页。

[9] 详见拙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164—166 页考述。

据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记述,大约在 11 世纪中叶,巴拉萨袁(今托克马克城东 40 里)人、怛逻斯和巴伊扎城的居民使用粟特语和突厥语。^[1] 粟特语的使用到了最后阶段。在这个时期,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地区迁居到巴拉萨袁的一支粟特人——“索格达克人”(Sogdak)“已经突厥化了”。^[2] 随着 11 世纪中亚突厥化运动的广泛展开,“粟特人”作为伊朗人种的中亚古族,也逐渐融合到中亚其他民族中,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1.2 关于粟特、康居、康国

从汉至唐,中国史籍有康居、康(国)、粟弋、粟特 4 个概念。

“康居”一名出现最早,见之于《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匈奴传》也记述了康居。余太山先生考定,汉代的“康居”国本土位于锡尔河以北,康居南以 Chatkal - tau 和 Urtak - tau 为界与大宛相邻,西北在锡尔河下游与奄蔡分界,东北似以 Alexandrovski 山脉和楚河与乌孙相接;在汉代,自塔什干(Tashkend)至率都沙那(Sutrūshna,即 Ura - tübe)皆属大宛国;^[3] 在北魏时,康居已亡,“康国”取而代之。^[4] 所以,《魏书·西域传》不见“康居传”,而列“康国传”。康国首府在撒马尔罕(Samarkand),属粟特(Sogdiana)地区;Samarkand 译为“康”国,是因为粟特人称该地为 γ' n = χan;^[5] 《魏书》编修者之所以选用“康”字译称 Samarkand,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该地旧为康居属地。^[6]

《魏书·西域传》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

[1]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何锐等中译本,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第 33 页。

[2]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何锐等中译本,第 497 页。

[3]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第 96 - 101 页

[4] 余太山:《嚧哒史研究》,齐鲁书社 1986 年,第 58 - 59 页。

[5] W. B. Henning, "The Sogdiana Texts in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 1946, pp. 711 - 740.

[6] 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 104 - 105 页。